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文中子
枕中書

中說序



讀本記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
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
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
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
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

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
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
臻師之美大宜其教故王氏續經抑
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
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
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

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
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
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
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
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

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令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

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

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
閭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
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
傳諸王自悲而遘事必錄後人責房
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
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

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
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
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
倞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
引註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
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

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
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制
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
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
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
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

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
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
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
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
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
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

中庸
五
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
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
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
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
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
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

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
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
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
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
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

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
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
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
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
阮逸序

中說目錄

卷上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卷下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目錄終

中說卷上

隋 龍門王通著 明張易閱

王道篇第一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項鋼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宜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

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
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哀
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
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
足徵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
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
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
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
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
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

中論 卷一
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

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

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栢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

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
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泪葬倫乎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
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
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
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
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
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問邇者悅遠者來
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大經畢備朝服

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卽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端
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
談則及玄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
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獨已也子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

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第二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立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遲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

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序音若墳簞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

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未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云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爲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

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歛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歛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

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
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
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
以接三才之與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
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
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
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
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于曰各
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

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
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
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
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
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
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
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
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

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
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
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
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
法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
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
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

常實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
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
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瞻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

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慙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第三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
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
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
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
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
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子曰甚矣齊文宣之
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

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
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
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
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
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
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
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
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
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令旬月而易吾不
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
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
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
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
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
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
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
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

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

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
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
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
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
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
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
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
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
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
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
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
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大廢肉刑害於義
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
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
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卞吾於詩
書也卞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
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
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
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絮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
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
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
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
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
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舂鍤以往曰
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
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
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旣葬之曰自仲

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
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旣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
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
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
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
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
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
者男女之族各接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
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許焉
不爲誇術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
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
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
上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
公且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
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
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

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位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第四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

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

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
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
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
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
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
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中也
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
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

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
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一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
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
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
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
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
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

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
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
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
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
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
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
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
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
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
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
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
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
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
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
曰誠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
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
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

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郢柘舟子聞之曰大實爲之謂之何哉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具不具子聞之曰古之

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先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厓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誠

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遺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髦而遣之旣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忌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
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
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
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
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賈瓊請六經之
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
玉姑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第五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
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
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
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
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
平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
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
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
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

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
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
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
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
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
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
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
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
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間舜有總章之訪
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
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必
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
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
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
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
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拉
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
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
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
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
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
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

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
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
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
者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
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
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
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繅經而哭不輟
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
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
勞之見主人必悅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
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
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
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
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

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
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
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
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慙
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
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
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
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
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亾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

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
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
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免爰
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
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
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佞

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
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
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

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
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
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
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
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
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
人之道子曰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
闕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

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
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
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
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
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
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
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
之以歲時栢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
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
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
詩可以不續乎

中說卷下

禮樂篇第六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
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
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
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
曰黎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
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

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
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狡乎逆上吾不與
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
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
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
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
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
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聞人以名子謂薛收
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
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
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
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
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

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聞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

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
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
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
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
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
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
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
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
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
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
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
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
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有正禮樂以旌後王之
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
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
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
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
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

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鈎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嶺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喜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拽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猗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益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光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程元賓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

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

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述史篇第七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先是圖直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

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
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
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
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
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
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
吾誰適歸天地有奉主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王
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
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
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
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
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
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
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

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
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
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
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法
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
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
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卹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
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
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帝之始也問性子曰
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
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殲也
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
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
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

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頽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干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

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河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

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

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第八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

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
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帝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
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
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
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
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
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姚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
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子曰

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
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哉夫
子不仕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
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
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
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
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
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
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酒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

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分陰

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倫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

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不亢目燎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

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之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不知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

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之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不知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

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
寢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
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
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
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回無抵斯之謂側僻民
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
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
後笑夫子何爲不與甘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

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立命篇第九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
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
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
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

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
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
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
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
先登于岸常出口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
能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

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
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
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
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
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
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

之矣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肖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疊劉峻亦知言哉房立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

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
曰讜人容其許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
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
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
其事忍容言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款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
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
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
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樸散其可
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
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
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
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
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
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

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平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

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
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
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
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
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
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寔房玄齡
曰傷哉寔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
捨讓也况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
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

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
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
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
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
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
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
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
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歷數

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
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
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子曰
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
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
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
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乎子曰人不里居
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
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
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亾秦之罪也杜
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
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
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
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
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
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薦是蓼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

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士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遠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

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
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
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
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
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中說卷下終

枕中書

晉 葛洪

洪歷觀天地之寶藏上聖之宮第至上之尊神仙圖
記猶未知極妙之根以去月乙丑夜半靜齋于羅浮
山忽驚風駭起香馥亂芳龍鳴虎嘯躑躅空中有項
之間紫雲覆林忽見一真人眼瞳正方項負圓光天
顏絕世乘白麟之車建九旄之節腰帶瓊文鳳繡之
錦旒頭載六通之冠年可二十許侍者執夜光之火
玉羽衛可有千人自號玄都太真王問日子是葛洪

乎何爲而希長存洪稽首披陳長跪執禮神告余曰
子是籍九天之嘉慶乘運挺英復千年之後太清有
仙伯之名今當遠變去世卜宅西鄉相携於太華之
上丹宮之中且還時朝以龍淵代身密乎寂往莫識
今真子窮翫墳典聰秀逸羣解滯悟惑可謂妙才矣
但未知真仙之宮第上聖之所由耳吾今行矣相告
計共事不復爲久也洪因伏叩頭於是真人卽令侍
者執筆擘紙口授妙言旣畢左手授與洪云吾往方
丈簡仙官致復相過子勗之焉吾去矣見駕乘冉而
高乃失所在也

真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
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
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渲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
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
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
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晨轉無方若無此
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廻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
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

生濱牽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
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
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
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
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
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絪縕覆載氣息陰陽調
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
宜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于此結積
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服與天
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
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
父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
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
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真出見受道天无爲建初
混成天任於令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宜故能召請
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
真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
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胤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

代弊極三王三王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旣澆
易變而禮興禮爲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寡
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旣而九州湮沒帝業荒
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
法之盛人民猾僞也洪曰此事玄遠非凡學所知吾
以庸才幸遭上聖眄目論天地之奧藏暢至妙之源
本輒條所誨銘之于素以爲絕思矣夫無心分之人
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真記曰玄都玉京七寶山週廻九萬里在大羅之上

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
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
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
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
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
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夫以得道大
聖衆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嶽
羣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九八十一
是終天路玉京山也上仙受天任者一日三朝玄都

太真人也雖有億萬里往還如一步耳世人安知此哉衆仙或有日三朝扶桑公或三朝西王母玉京金闕是太上真人月三朝元始天王太上真人元始之弟子皆如帝王有司徒丞相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扶桑大帝元始陽之氣治東方故世間帝王之子應東宮也

西漢九光夫人始陰之氣治西方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氣鍊精生育萬物調和陰陽光明日月莫不由之精神長存命則无終抱一不離故能長久

天失陰陽水旱不節人失陰陽神根命竭世人不能保一守三修生反死固其宜矣可後怨耶吾復千年之間當招子登太上金闕朝宴玉京也此電頃未足爲久今且可浮遊五嶽採靈芝尋隱仙之友逍遙無爲吾言信可望哉

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宅地四面並方三萬里上有太真宮碧玉城萬里多生林木葉似桑又有樵樹長數千丈二十圍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名爲扶桑宮第多玉京也衆仙无量數玄洲方丈諸羣仙未昇

天者在此去會稽岸六萬里大清仙伯太上丈人所
治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週廻五千里溟海
中濤浪衝天九氣丈人所治

崑崙立圃金爲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
樓十二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
獸萬尋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羣仙无量也

廣成丈人今爲鍾山真人九天仙王漢時四皓仙人
安期彭祖今並在此輔焉

務成子力墨子爲岷山真人今玄子玉子爲岷山族

太吳氏爲青帝治岱宗山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
祝融氏爲赤帝治衡霍山軒轅氏爲黃帝治嵩高山
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山

右五氏爲五帝

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立極山
青鳥治長山及馮修山長

右五人爲五帝佐相領五帝事五帝一劫遷佐者
代焉

許由巢父今爲九天侍中箕山公夏啓周發受書爲

田極明公或住羅鄩或在洞天三周大者爲降陵真人二人並在金華山漢高祖光武並爲四明賓友周靈王令爲太虛侍郎治波龍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神洲受太玄生籙五芝爲糧也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爲天桂真人監仙侯葛玄受金闕君命爲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兒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爲霍林仙人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爲真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北位爲真人未有掌領鮑靚爲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年當爲崑兵侍郎鄭思遠住南霍當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壘爲東方鬼帝治桃丘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鄩山杜子仁爲南方鬼帝治羅浮山領羌蠻鬼周乞稽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王真人爲西方鬼帝治嶠冢山

夫地仙遊五嶽朝朝西王母夕憩鍾山嶽雖未昇天此觀樂亦難言也及童初之府易遷之宮唯有此樂也名山之中年年有仙去者世人不見不信神仙可哀嘆也夫學不顧軀命心志清白者吾未見虛往也

或修之不勤勤而不除貪慾之樂三業十惡未改猶
抱石而赴長津矣

吳越及梁益風氣清貞故多仙人是以成都之境丹
陽之域會稽之東南天路所衝善宜修尚也凡此衆
仙及命過受書者巨衆不可其記在小嶽之中者亦
畧舉之也

鬼谷先生爲太玄師治青城山王子喬爲金闕侍中
治桐栢山赤松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王子登爲小
有天王治王屋山孤竹伯夷叔齊等並爲九天僕射

治天台山孔丘爲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顏回受書
初爲明臬侍郎後爲三天司真七十二人受名玄洲
門徒三千不經北酆之門頭儀山爲蓬萊司馬周公
且爲北帝師治勁革山莊周爲太玄博士治在荆山
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爲三天法師統御六
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
平今爲上相治月支國人鳥山墨翟爲太極仙卿治
馬跡山徐來勒爲太極真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
隋世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爲海

伯統領八海王弼爲北海監郭聲子爲閬風真人魏
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治四明山馬明生今在鍾山
陰長生爲地肺真人孫登閭丘真人九華真妃治夏
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受書爲廬山中正一三天
都護韓衆今爲霍林真人瑯琊爲太虛左掾侍史
三茅爲保命定錄司非監在華陽洞府治北居棲憩
包山有數千小山亦不減百皆是神山今略證仙人
之數足以令子心堅仰慕矣祕之勿宣若高賢心馳
嶺外子去世之際可緘以示之苟行業不建德務不

仁者終天无令見也凡青嶂之裏千嶺之際仙人无
量與世人比肩而不知凡人有因緣者或在深山迷
誤入仙家使爲仙洞玉女所畱請先功厚也初學道
不必入山閉門勤修不雜人物長齋執志或清香灑
掃亦能降真矣魏夫人許氏之徒皆其流也要當摺
拾方術真書良久傳影響龕應便當絕逆耳若出入
人間甞拾山谷事緣衣服飲食不須與世交當有異
矣外和光同塵內守其真一斯言之妙也

110X
567
100
60